

花園角過客

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關春如

劇情簡介

舊金山的砵士茂方場，華僑叫作「花園角」，這裏是中國城的櫥窗，展覽了人間百態。她曾是舊金山的發祥地，劇情之始，先由一位導遊介紹地方色彩和僑美華人風貌。

這是一個晴朗的上午，花園角常客陸續出現。「三劍客」——趙先覺、周維德、何民聰在討論「花園角群眾聯誼會」的組織，帶出了溫天財利用白痴妻子享用社會福利的醜聞，醉猫福「醉論」連篇，「袋人」頭厨發不堪回首的往事；拾荒老婦「耳聾婆」原是富商的遺孀……

劇中人帶動了故事，有自己的有別人的。柏克萊大學學生朱莎莉爲了寫篇有關僑美華人情況的畢業論文，由男友唐達偉陪同來花園角訪問，錄下了華僑在天使島移民拘留木屋的慘狀，過氣伶人「白攬王」忘不了褪色的自以爲光榮的事跡。花園角一群小人物找不到生命的真諦，華僑新生代造成新的鴻溝，中西思想矛盾。收場時是陰雨的下午，「袋人」贈傘，留下觀眾深思。

（請參閱「後記」，有更詳細說明）

關春如

民國十四年生

廣東省開平縣人

廣東國民大學畢業

舊金山州立大學研究生

經歷／

美國少年中國晨報總編輯

美洲中華中學校教務主任

現職／美洲龍門季刊主編

作品／

貞娥刺（劇本：曾獲僑聯總會首屆華文著作獎）

飄洋過海（旅美華僑血淚史、香港環球出版社）

金山掌故（香港大家出版社）

美國華僑概況（華僑協會編印，海外華人青年叢書之一）

人物表

- 溫天財——五十五歲，無業遊民。
溫阿祥——溫天財之子，八歲。
醉酒福（李福祐）——六十八歲，靠政府養老福利金過活的酒鬼。
何民聰——六十歲，花園角「棋王」，因健康關係提早退休。
趙先覺——五十七歲，退休商人。
周維德——七十二歲，退休商人。
袋人（頭厨發）——約六七十歲，神經有問題的流浪漢。
耳聾婆（唐婆）——八十歲，唐達偉祖母，在花園角拾荒的老婦。
跛衰——五十餘歲，攜帶錄音機在花園角聽粵曲的閒人。
唐達偉——二十餘歲，中國出生在美國受教育的大學生。
朱莎莉——二十餘歲，唐達偉女友，美國出生而嚮往中國文化的大學生。
志願傳道人——四十餘歲，基督教信徒。
廖婆——七十六歲，不識字，個性隨和。
梁姆——六十二歲，口舌便給，業餘媒婆。
多口孀——五十歲，原為呂太太，因呂字兩個口，人稱多口孀。
白攬王（王鶴鳴）——七十餘歲，過氣伶人。
小童二人。
導遊一人。
遊客四五人。

時間：一九八〇年代，夏天一個週末。全劇時間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地點：舊金山砵士茂方場（PORTSMOUTH SQUARE），華人稱它為「花園角」。

場景：舊金山的中國城（華埠），被稱為「城中之城」，是全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砵士茂方場是中國城的一個櫥窗，它展覽了人；也展覽了歷史。

它曾是這個城市的搖籃，把荒蕪的漁村搖成大都會。搖出了森林般的摩天大廈，搖出了傲視全球的金門橋，搖出了文明；搖出了財富。加州發現黃金的消息，便是在這裏宣佈出去的，美國因此而成為黃金國度，到這裏來的人曾被稱作鍍金人物。

一八四六年七月九日，美國孟金馬利（MONTGOMERY）船長帶領了七十名水兵，駕駛戰船砵士茂號在這裏登陸，升起了第一面美國國旗，并把這塊地方命名為砵士茂方場，留下了曾風光一時的歷史遺跡。

百多年的滄桑，砵士茂號戰船早遭拆毀，剩下來的砵士茂方場也在士敏土森林包圍中顯得微小而寒儉。不過佔地才半個街位的「小麻雀」，倒也五臟俱全，它有兒童遊樂場，老人下棋的石桌，花園草坪，灌木矮林，疏疏落落地點綴著。說它不像個公園，但它也擇出了公園的格局，還是中國居民夠幽默，真是公園的一角吧，便叫它為「花園角」。

砵士茂方場光輝的日子一去不復回了，那些從這裏發跡的大亨們對它早已不屑一顧。還好它座落在中國城的中心，華人是念舊的，對它眷愛有加，每天從早到晚，都有人捧場，親切地把它當作客廳。

砵士茂方場曾一度現代化，地底下開闢了一個三層公共停車場，兩部自動電梯在這裏上上落落，那些有車階級的紳士淑女們或進或出，大多無視於花園角的群眾，但坐在花園角的人，都有機會觀賞這兩座活動舞台，在電梯一關一開之間，展現了社會的百花筒。

一座天橋從二十八層的酒店大廈一直橫過砵士茂方場，像一個獨臂巨人把他唯一的臂膀擱在方場上一樣。難看，不調和，是現代文明與古典傳統的矛盾，中國居民不大喜歡這條「獨臂」，說它破壞了中國城的風水。

舞台佈景是花園角的一部份，靠右的一邊是一個小型花園，旁邊放了兩張長條有靠背的木椅子，漆紅色，一張面向觀眾，另一張靠在左側，右側是一塊鑲有銅牌的石碑，銅牌上用英文鐫刻美國人登陸舊金山的歷史。

舞台沒有背景，如果深度夠，後面應該是一片草坪，其間可多加一張長椅子點綴，再後是矮灌木林或花叢之類。演員從舞台後左邊或右邊上落，表示到公園的另一部份去，兩旁分前、中、後三度翼幕，表示左右兩旁都是空地，演員隨處都可以登台或下場。

花園中間植有一棵矮柏樹，有點盆栽意味。舞台左角是一個大垃圾桶。

幕開，這是一個仲夏的早晨，難得舊金山沒有霧，而且陽光燦爛。晨運客何氏聰神態莊重地在垃圾桶前站「宇宙橋」。他穿著黑色翻白袖的功夫衫，雙目凝視，頭頂正中，含胸拔背，左腳踏前，右腳站後，雙手為抱，作一個「頂天立地」的姿勢，看他紋風不動，很像一座朝陽下的石像。

舞台一片靜寂。

無業遊民溫天財坐在小花圃左側長椅上，斜憑椅背，面略背觀衆，左手拿著一本線裝書，搖頭晃腦地在念：「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回頭打算對他的兒子溫阿祥說話，却發覺阿祥不見了。

溫天財站起來大聲呼喊：「祥仔，你去了哪兒？」四圍張望，頓足：「叫你跟著我背書，你却躲懶去了……祥仔，祥仔！」

小花圃前面向觀衆的長條木椅上，本來躺著睡得正濃的李福祐，這個「鬧市隱士」，整天與酒為伍，大家叫他做醉貓福。這時他被溫天財大聲吵醒，宿醉未歸，含含糊糊地坐起來大罵。

醉貓福：（以下簡稱福）是哪裏來的癩狗、繃線佬（註一）！你知道我剛剛夢到雷諾（RENO）賭白鴿票，中了八個字，還沒有收錢，你便斷了我的財路！

（醉酒福罵光，又躺下，蜷縮著身軀再睡。）

（溫天財瞪了醉酒福一眼，不屑地唾一口水，繼續在呼喊。）

溫天財：（以下簡稱溫）祥仔，祥仔！

（溫天財不見人，再張望一番，然後自舞台後左邊消失。）

（一名年青導遊，年約廿六七歲，帶著四五名遊客，從右中翼幕出場，行到台前，導遊斜向遊客。）

導遊：（以下簡稱導）各位剛從酒店大廈橫過天橋來到這裏，是我們遊覽華埠的第一站，也是遊覽舊金山的第一站。各位都是從香港來的吧？

（遊客中有的發點頭，有的拿了照相機在拍照。）

導：我也是香港來的，打暑期工，做導遊，賺點錢交學費。在美國打工無分貴賤，我有一位學音樂的同學，在中國大陸是琵琶名手，現在打散工，在餐館廚房當「抓碼」（註二）；還有一位學美術的現在做了油漆匠！

（遊客中有的發出笑聲。）

導：初期來美國的中國人，大多是從香港乘三枝桅帆船到美國來淘金的，所以他們稱美國為「舊金山」。

遊客甲：（插嘴）我的祖父叫美國做「花旗」。

導：對，他們不懂英文，見到美國滿眼星的國旗，便叫美國為「花旗」。我們現在站立的地方是砵士茂方場，當地華僑叫它做花園角。

遊客乙：（插嘴）本來是一個小花園嘛！

導：別小看這個小地方，它是舊金山的發祥地。嗨，大家過來看看這塊銅牌（遊客跟著靠到銅牌石碑去），上面寫著「一八四六年七月九日，美國孟金山馬利船長駕駛砵士茂戰船在此登岸，豎起第一面美國國旗。」

（帶照相機的遊客在拍攝銅牌。）

導：（繼續敘述）美國人在花園角豎起第一面美國國旗後，接著第一家海關，第一所公立學校，第一間郵政局都相繼在這裏設立了。這個小地方的古跡可真不少呢。

（導遊慢慢移步回台前，遊客也跟過來。）

導：看，（指著台前一個地方）這裏有座石碑，上面有一隻銅鑄的戰船，那便是砵士茂號戰船的模型，但石碑下面記載的，却是詩人史蒂文生（STEVENSON）在這裏留連吟哦的逸事。還有座石碑，上附有銅牌，記述發明纜車的英國工程師荷列地（HALLIDIE），他最初便以這裏來作纜車的總站。（略頓了一頓）一八四八年，加州發現黃金，報界先驅布靈寧（BRANNAN）便在這裏宣佈消息，四方八面的人湧來加州，舊金山在一夜之間，由荒村變成了鬧市。砵士茂方場更是黃金地段，附近一家夜總會兼賭館，年租十二萬元，買賣東西以金沙為本位。因為物資缺乏，你也許不相信，買一磅鐵釘要付一磅黃金，當日市價為一百九十二元。

遊客丙：（插嘴）有這麼樣一回事？

導：當日淘金客住宿，不是以房間計，而是每個床位每晚收費黃金一盞斯。

遊客丁：（笑）那正應了中國一句話「寸土寸金」了。

導：（點點頭）確是有那麼一回事。美國立國才過二百年，這裏充滿了機會。

遊客甲：可是我記得我的祖父說過，「差拿氏機會」（註三）等於沒有機會。

導：不錯，（開解地）那是許久以前的事了，中國人以往不幸的遭遇，都成歷史殘跡，新一代的中國人，在美國能出人頭地的一天比一天多。各位來美國觀光，有沒有打算先來瞧一瞧，回去再考慮移民的？

（遊客們都不置可否，沒有回應。）

導：我相信美國確是充滿機會的。

遊客甲：（望望蜷睡在長木椅上的醉貓，譏嘲地）那個醉貓有沒有機會？

導：（楞了一楞，很快回復常態）我們當導遊的，最要緊的是要給遊客帶來愉快，大家是為找尋歡樂而來，如果美國不好還來遊什麼覽？你問睡在長木椅上的醉貓在美國有沒有機會？我可以肯定地說是有！

（遊客們好奇地在等著導遊解釋。）

導：（清清喉嚨）這種人叫做「快樂窮人」，他們有許多機會獲得政府的照顧，他們的收入在「貧窮線下」，便

有資格獲取買東西當鈔票用的「糧食券」，另外還有補助糧食可領，廉價房屋可住，免費送藥治療，即使沒有納過稅，也可申請回稅……，有這麼多的好處，所以有許多在「貧窮線上」的人，也想辦法疏散財產做個合格的「快樂窮人」。

（聽得遊客們笑了起來。）

導：（緊接著）好，你們都笑了，就當我說笑話吧！其實我并無意鼓勵大家去做「快樂窮人」，不過美國的社會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各種族人等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在美國，中國人不僅有諾貝爾獎金得主，有大師級科學家，有西屋科學獎優秀青年，有馳譽國際的藝術家，有唐餐美食，有東方色彩的唐人埠，但也應有流浪漢、醉貓，還要有同性戀，甚至愛滋病，嗨，這才是「美國式的平等」。

（遊客中又傳出笑聲。）

導：（看看手錶）現在已九點多鐘了，我們先從華威頓街上去，看看「喊線館」（註四），再到舊金山最古老的街道——都拔街去觀光。

（導遊揮手帶領遊客從右前翼幕下。與此同時，溫天財自左後舞台上，神態有點焦急。）

溫：唉！整個遊樂場都找遍了，死衰仔不知躲到哪兒去。（高叫）祥仔，祥仔！

（趙先覺和周維德自右前翼幕上。）

（趙先覺是花園角常客，信佛，得父親餘蔭，有樓業收租，生活安定。他相信「善行種福」，喜歡在花園角餵白鴿，為人排解糾紛，大家說他是花園角的「甘草」。由於生得一副老成持重的臉孔，配上深度的近視眼鏡，雖然五十多歲，在「老人族」中還是一個後輩，但却有長者風，一般人叫他做「趙爺」。）

（周維德恰和趙先覺相反，他已七十二歲，退休也十年了，但長相和年紀甚不相稱，看上去還像六十出頭，而且臉色紅潤，腰壯腿健。他於一九三〇年代來美，剛遇上美國不景氣，一上岸便沒好日子過了。但他能克勤克儉，開了一家豆腐店，辛成小康之家。十年前老伴患肝癌去逝，獨生子又娶了個洋媳婦離去，他覺得人生沒有什麼意義，便把業務結束，退休下來。）

（周維德和趙先覺上場時，他手上便端著一紙杯咖啡，碰上溫天財在呼喊他的兒子。）

周維德：（以下簡稱周）（向溫）祥仔和他的媽媽蹲在對面街角爭食一隻炸雞腿，你還不快點去看看，別讓他們兩母子打起來！

溫：（微愠）有這樣的事情？白痴即是白痴！（急自左前翼幕下。）

趙先覺：（以下簡稱趙）溫天財，沒有改錯名字，天才與白痴，真是一對活寶貝！

（何民聰一直在站他的「宇宙棒」，即使導遊和遊客在花園角的一段時間，對他也沒有影響，但他一見到了趙先覺和周維德，則立刻鬆弛身體，雙手垂下，收棒，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徐緩地呼出，接著微笑地向趙

先覺和周維德靠過來。）

（何民聰原業海員，在海上工作了三十多年，惹上一身風濕，所以還沒有到六十五歲便退休了。他和趙先覺、周維德三人，在花園角被稱為「三劍客」，很多時間同在一起。這天早晨，趙先覺和周維德兩人先在餐館吃過早餐，順便給何民聰帶來一杯咖啡。）

（三人見面，周維德把咖啡遞給何民聰。）

何民聰：（以下簡稱何）（接過咖啡）好香！是芝蘭館的嗎？

周：你是嗅出來了，「宇宙椿」站成怎樣？

何：每天早上站個把鐘頭，對身體總算有點好處吧！

趙：（調侃）其實想透了倒也無所謂，人生的壽夭吉凶，早已天定，你們那位太極拳的祖師爺張三丰也沒有活過百歲呢！

何：盡盡人事吧了，像我們下棋，下到殘局才見功夫。我是一個患了神經衰弱、週身風濕的人，要反敗為勝，確要下點功夫的。

（周維德朝舞台左斜面望過去，遙指街角。）

周：看，溫天財在打老婆了。

何：（啜了口咖啡）這個人富有機心，有的時候「扮豬吃老虎」，一副憨相掩藏了內心的醜惡，看他下棋的棋路便可知道。

趙：（訝異），他會下棋？我倒未見過。

何：偶露兩手，棋風不弱，我初次看他不起，都給他贏了。

周：（嘲笑）「棋王」豎白旗，有何面目見花園角父老！

何：也只這一次吧了，自此以後，我知道花園角也是藏龍臥虎之地，對任何棋手，都不敢輕放了。

趙：（想起一件事）說起下棋，你有沒有和各位棋友商量過，我們計畫組織的「花園角群眾聯誼會」，他們贊不贊成？

（周維德一直注視著溫天財在街角打老婆的發展。）

周：（嘆著）溫天財從地上把老婆拖起來，扯著他的頭髮，踉踉蹌蹌的轉過街角去了。

何：（嘆息）可憐這個白痴女人，成了溫天財的一副沒有靈魂的機器，他當她是生財器具；洩慾器具。

周：你看她年紀多大？

何：從樣子看，像是十八九歲長不大的娃娃，但他的孩子也八歲了，年紀應該有廿八九歲。

周：溫天財也五十出頭了吧！

何：看他那副冬烘頭腦，年紀決不會少過五十。他還在「海外吟壇」發表過舊詩呢。

趙：所以他是一個「天才」！

周：有時見他在街上捧著一本書，兩眼朝天，吟吟哦哦，倒像一個神經漢。

趙：天才與白痴之間，不是一線之隔嗎？

何：不要忘記我剛才說過，他會「扮豬吃老虎」的。

周：對，你也說過他把老婆當成工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何：（向趙）讓我先問問趙爺，你對美國政府的救濟福利條例很熟，要照顧一個白痴每月福利金有多少？

趙：（想了想）大約有六百元左右。

何：一個無法贍養的家庭，負擔一個未成年兒子的生活，政府有沒有津貼？

趙：有，每月可領四百元左右。

何：這麼算一算，溫天財這一家每月便可獲得福利金上千元，這個白痴老婆是不是他的生財工具？

趙：除了福利金，還有免費的「糧食券」，并有資格住政府的廉價屋。

何：你別看溫天財一家穿得破破舊舊的，他却是金山茶樓的常客。（稍頓）他會先給白痴老婆吃飽又燒包，然後

自己慢慢品嚐其他精美的點心。也有人見到他用「糧食券」買波士頓空運來的龍蝦，他懂得生活享受，還有

餘錢喝酒。

周：那他的生活享受，好過許多人了。

何：說起他那個白痴老婆，只有十歲腦，很容易受溫天財的哄騙。雖然是個白痴，却生得端端正正，晚上被他作

性的蹂躪，做他的洩慾工具。白天出街，讓她像頭駱駝一樣，荷著一個大袋子，他還有個很絕的方法，讓他

的老婆抬不起頭來，你猜他怎樣做？（稍頓，略賣個關子）他先在地上拋下一兩枚銀幣，引起白痴老婆喜滋滋

的在地上尋寶，此後她再也抬不起頭來走路，兩眼瞪地，希望能拾到銀幣。溫天財便像帶著一條溫順的狗

行街一樣，不怕她走失，也不讓她面對陌生的人。

周：（插白）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樣多？

趙：（笑了笑）「棋王」是花園角的「百科全書」，有什麼不知道的？

周：難得的是溫天財會想出這麼多古怪的「抬數」，在這方面也是「天才」！

何：（繼續敘述）他還有一個怪招，帶著白痴老婆出街，必有兒子作陪，每每利用機會製造母子爭執，使人認為

他是一個難做的丈夫。他更對人說，這位白痴老婆原是他的表妹，他不照顧她還有誰來照顧她？一副悲天憫

人的樣子，要來博取社會的同情，如果我們花園角聯誼會成立，還得送個「人海慈航」的匾額給他呢！

（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趙：（接著話題）談到花園角群眾聯誼會，棋王，剛才我問你，棋友方面會不會贊成？

何：見到面的棋友都談過了，沒有那一個反對。他們說，只要趙爺出面組織，大家一致支持。

周：趙爺果然夠號召力！

（這時蜷臥在長木椅上的醉酒福忽然翻身起來，打了一個呵欠，理理滿頭亂髮，似乎頭腦清醒了許多。）

福：不錯，如果是趙爺領導，我也支持！

何：（瞪福一眼，問）支持什麼？

福：（站起，伸伸懶腰）不論什麼都支持，今早出路遇貴人，一覺醒來，碰到趙爺在這裏，我的早餐有着了。

趙：（算醉貓福的賬）前幾天你才領了一百五十元的「糧食券」，怎麼一下子便沒米下鍋了？

福：（雙手一攤）半價賣了，才得現款六十塊。上了一次館子，大吃一頓，其餘買酒，醉了兩三天，真過癮！

周：（告誡口吻）買賣「糧食券」都是不合法的，你的邪門路子真多，福利局知道了會取消你領取福利的資格的。

福：（埋怨）「糧食券」不能換煙酒，算什麼福利！

趙：醉貓，「酒是穿腸毒藥」，還是少喝點吧！

福：你們不喝酒，不知酒中趣。像我，嘿！（定一定神）我享有三個世界——喝醉了酒，朦朦朧朧的世界最美妙，

醉後大睡一場，夢中有女顏如玉；夢中又有黃金屋。我最喜歡這兩個世界，可惜酒醉過，夢醒來，回到現實

的世界，發覺兩袋空空，早餐無着，醜惡，醜惡！

何：（笑了笑）原來醉貓福也有他自己的套道理，不過酗酒傷肝，你不戒酒，簡直是拿條命去拼！

福：（鎮定地）棋王，生死有命，我眼看在花園角站「宇宙椿」的人，也死去好幾個了。想當年我在美國當兵，

派到沖繩島去打日本鬼子，美軍犧牲慘重，我幾乎死過幾次，這條命是撿回來的。（一頓）閻王不要我，飲

酒也死不了。

周：醉貓福又在想當年了。

福：我們六七十歲的人，不想當年難道還要想未來嗎？（從外套內袋掏出一個銅章來）我醉貓福身無長物，放在

身上的只有這個退伍時美國軍部發給的獎章。（出示給客人看）嘿！「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戰征幾人回！

」我是回來了，如今醉臥花園角。（神經質地狂笑。）哈哈……

何：（拍拍醉貓福的肩膀）今後我們該呼你為醉酒英雄了。

（趙先覺、周維德、何民聰都笑了起來。）

何：（向舞台左角望過去，若有所發現）咦？八卦佬來了！

周：你說「袋人」嗎？

趙：哦，那個帶滿身鎖匙的 KEYMAN 。

(何民聰、周維德、趙先覺三人同一方向望過去，在他們眼中的人物，是花園角常被議論的流浪漢，大約有六七十歲吧，大家認為他的神經有毛病，很少和他談話或接觸，他也不願意跟人交談，只是自言自語，自我封閉在一個小天地中。他不相信任何人，時刻不離地帶著五大紙袋東西隨街走，所以有人稱他為「袋人」，因為胸前掛著一個大八卦，也有人叫他做「八卦佬」；這人還有一特色，是身懷鎖匙過日，自稱「KEY-MAN」。他的奇特行徑，在花園角的人群中，大家也見怪不怪了，這時他自舞台左前翼幕上。)

福：(看到這個流浪漢)原來是頭厨發！

(流浪漢「袋人」行到舞台中央，把五大紙袋東西放下來，從身上抽出一大束鎖匙，高高提起像搖鈴似的搖響。)

袋人：(以下簡稱袋) I'M A KEYMAN, I'M A KEYMAN ! (收回鎖匙，環視五大紙袋并點數) 一、二、三、四、五——五龍出海，紫氣東來！(跟著把胸前掛著的八卦鏡除下，神態凝重地向前後左右照了一遍) 八卦收妖，消難消災，白鬼黑鬼，速速離開！(把八卦鏡收回，然後慢吞吞的又把五大紙袋東西拎著，自舞台後面右翼幕踱進去，邊去邊語) 失運一條蟲，得意一條龍。

福：人人都說頭厨發發神經，頭厨發却說你們在發神經。(仿效流浪漢的口吻)「失運一條蟲，得意一條龍！」他說得對嘛。

何：(好奇地)你怎知道八卦佬是頭厨業？

周、趙：(幾乎同時)你和他談過話嗎？

福：(搖搖頭)他那裏會和我談話，是一位酒友告訴我的。他過去曾在對面海的埠仔餐館做厨，手頭積了好幾個錢，後來給一個做企枱(註五)的白鬼女纏上，兩人同居，一年之間，便把他的積蓄花得精光，還帶了個黑鬼仔回家胡搞，居然在他面前演出「妖精打架」。頭厨發大受刺激，因而繃了線，還被白鬼女趕了出來。

何：難怪他口中唸唸有詞——「白鬼黑鬼，速速離開」……

周：他拎著那五大紙袋東西，是他全副身價，日夜守住，不時點數，務求「袋袋平安」。

趙：(脫口而出)佛偈有說，「眾生無我，苦樂隨緣」，這位頭厨發獨來獨往，自我解脫，你以為他苦，他也許自得其樂呢！

周：無論如何，他的想法是與眾不同的。

何：(想起一件事)對，有次周公給他一塊錢，他翻眼一望，不要！

福：(插嘴)嫌少？

何：旁邊有人說，把錢丟在地上他便要了。果然，周公把那一塊錢拋在地上，他拾起來塞進袂袋，也不謝一聲便走開。

周：他大概是不願意不勞而獲吧，不受人施捨，在地上拾銀紙是應得的，不用多謝。

福：（乘機溜嘴）這才是真正的發神經呢，我醉貓福便不同，有人給我錢我馬上便要。（向趙）趙爺，送幾塊錢來醫醫肚，現在該是吃早餐的時候了。

趙：（給醉貓福五塊錢）拿去，但得聲明，這是餐費，不是酒錢，別拿去買酒，否則以後勿再開口。

福：酒不能充飢，謝謝了！

（醉貓福說完，自右前翼幕下。）

趙：（嘆息）醉貓福浪蕩一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僑滙斷絕，老婆在鄉下貧病而死，他便沒有再娶，相信他也沒有兒女。

何：（向趙）你好像很照顧他，他每次向你耍錢，從未見你拒絕過。

周：這大約是趙爺口中所說的「菩薩心腸」吧！

趙：說實在的，扯起來，大家還有點關係呢。

周：有關係？

趙：他的伯父曾在我們天壽堂藥材店當過掌櫃，在唐山教過好幾年書，寫得一手好字，天壽堂出品的「龍虎大補丸」幾個字便是他寫的。我初來美國時，我父親還叫他教我讀過四書五經，唸唐詩三百首呢。

周：那你認識醉貓福幾十年了。

趙：可以那麼樣說，醉貓福的伯父在生時，他常來天壽堂走動，後來天壽堂停了業，他的伯父也死了，醉貓福不知怎的失了踪，沒有見他有一段很長的日子，早幾年他忽然又在華埠出現，但却成了醉貓。

何：這個醉貓醉酒時糊塗，酒醒了倒還有點頭腦。有時偶然也下得一兩盤好棋，自稱李太白後人，真的還要附庸風雅一番呢！

趙：（笑了笑）他醉酒時見了我叫老趙，酒醒開口要錢時則叫趙爺。

周：可知道這個人確有幾分聰明，還有一副口才呢。

何：（向趙）趙爺你認為頭廚發獨來獨往是人生的解脫，醉貓福自我麻醉，是不是也算是一種人生的解脫？

趙：他如長醉不醒，也許他認為是一種解脫，可惜他有清醒的時候，煩惱是免不了的。

周：趙爺信佛，追求什麼「淨土」世界，我奇怪為什麼你會待在花園角，面對光怪陸離的人物，還要組織什麼「花園角群眾聯誼會」，是不是自尋煩惱？

趙：（解釋）我們學佛的人，心不為物染，「淨土」在心中。楞嚴經說，「此心自在，解除一切塵累」，又那來煩惱？（略頓）許多人以為信佛，應該跑到深山大嶺去焚香唸經，其實真正學佛的人，要有出世思想，入世精神，所謂「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之中」，不必絕人以迷世的

何：趙爺說過，組織「花園角群眾聯誼會」是一種善行。

趙：不錯，信佛的人，不僅獨善其身，還要兼善天下，所謂「無處不道場」，無疑花園角充滿了光怪陸離的人物，他們正是我們要普渡的對象。

（耳聾婆自舞台右後翼幕上。她，唐老太婆，頭髮斑白，剪了一個椰壳頭，年紀該有八十了，腰略駝，人還硬朗。她荷著一個塑膠網袋，可以看到裏面載著的汽水罐、啤酒罐、果汁罐等。她默默地低著頭行路，一直緩步走到垃圾桶前，伸手撿取桶內的空罐。其間發現一塊有人吃剩的麵包，他撕掉四邊，把中間的白麵包放進口裏，慢慢咀嚼。翻完了垃圾桶，然後由舞台左前翼幕下。）

（耳聾婆這一連串的動作，看在趙先覺、周維德、何民聰三人眼裏，但他們的談話，早在耳聾婆一出現便開始了。）

何：耳聾婆又來尋寶了。

周：她聽不到我們談話吧？

何：她聽得到便不耳聾了。

趙：一個空罐可賣一個銅板，聽說她每天收集空罐，可賺三四塊錢呢。

何：（突然地）你們聽過大頭海這個名字沒有？

趙：是海記雜貨店的老板嗎？他已死去好幾年了。

周：我開豆腐店的時候，常送貨到海記去。

何：（揭曉口吻）她便是大頭海的老婆。（稍頓）這是一位棋友告訴我的。

周：咦？海記的物業是大頭海自己的，那座樓宇一連四個舖位，現在價值最少也過二百萬，為什麼耳聾婆還要到花園角撿空罐子？

何：那位棋友說耳聾婆學足大頭海生前一樣，拼命做工，盡量省錢，勤儉成性，閑不下來，撿空罐子可攢幾個錢，吃垃圾是為了惜物。

趙：（輕喟）如果兒孫孝順，也不會讓她老人家出來撿空罐子了。

何：聽說大頭海死了以後，他的獨生子結束了海記雜貨店，帶著大頭海一筆遺產，在紅木城買了一座豪華住宅，過著優裕的生活。為了領取政府福利，耳聾婆不能有任何財產，只得讓她住在華埠簡陋的房子裏，接受政府對老人的照顧，做兒子的連贍養老媽媽的責任也推給了政府。

趙：像這種事情，見得多了。有些住在華埠的老人，常常死在房裏幾天，到屍體發出臭味才被人發覺。

周：（呼了一口氣）我們這一代的老人真夠淒慘，像大頭海一樣，辛苦一世，錢是賺夠了，但自己從未享受過，雙腳一伸，讓兒孫去享福，丟下老婆在花園角吃垃圾，正應了那句俗語：「牛耕田，馬食穀，老父搵錢仔享」。

「福」！

趙：（笑了一聲）周公夢醒了！

周：早醒了。（感慨地）十年前老伴去世，我也不做豆腐了。這門生涯雖可賺得幾個錢，但每天清晨四點鐘得起床做活，每星期做足七天，一做幾十年，像蒙眼騾子一樣，只管工作，多積幾個錢供兒子讀書，可是到兒子拿到了博士學位，却娶了個洋媳婦，要過獨立生活，頭也不回的住到紐約去，他也不在乎你有什麼家產，還要捱什麼世界？

何：（撫慰）那你也過了十年優哉悠哉的生活了。

周：可以那麼樣地說，我遊過歐洲，到過東南亞、中國大陸，下個月打算去墨西哥。過去只管做工攢錢，偏在華埠小圈子裏，連金門公園也沒到過。棋王，你是行船的，相信都走遍世界每個角落吧？

何：哪裏！我過去只行香港和大埠（註六）航線，後來在貨櫃船工作，去的地方是多了點，但我們只是為職業而去地方，並不是為旅遊而去地方。做海員，工作很悶，一天廿四小時都在船上，閒下來時間較多，只有看看書和下棋消遣。

趙：（調侃）這也有個好處，還是造就了我們花園角棋王嗎？

周：多讀書，有才識，否則我們的聯誼會將來也找不到一位書記人才了。

何：（尷尬地）別挖苦好嗎？

（一名五六十歲跛子，一拐一拐地自左前翼幕上，他拎著一部錄音機，正在播唱粵曲「客途秋恨」，他搖頭晃腦地跟著歌曲的節奏在輕唱。當他行至台前，見了周維德、趙先覺、何民聰三人，打個招呼，他們也向他笑笑點點頭，跛子沒說什麼，緩步向舞台後左翼幕下。）

何：該十點鐘吧，跛衰的「華埠之聲」開始廣播了。

周：（看看手錶）很準時，他有他的聽眾，那邊小樹叢下面有好幾個人等著他了。

趙：（瞧了何民聰一看）看你今天精神很不錯，可以下盤棋吧？

何：天氣好，精神總會清爽一點，不過你給我吃的那盒「龍虎大補丸」我吃完了，相信也有一點功效。

趙：這是我家祖傳三代的秘方製成的，我的祖父趙風山是一位名中醫，父親在華埠開設的天壽堂也是當年很有聲譽的藥材店。四五十年前，「龍虎大補丸」行銷南北美洲，可惜傳到我這一代是衰微了。

周：趙爺家底厚，也不在乎做什麼生意啦！

趙：話不是那麼樣說，這也是迫於環境，當年因韓戰禁中國大陸藥材來美，所有華埠的藥材店被迫關門，天壽堂歇了業。（龍虎大補丸）也因配藥來源斷絕停止出品兩三年，就這麼樣業務便衰退了。

何：現在「龍虎大補丸」仍然在中藥店有賣，應該有它一定價值的。

趙：（感嘆）老輩華僑對它還有點信賴，不過就恐怕經我一代，「龍虎大補丸」也真的完了。下一代的子女，和中國文化沾不上邊，連他們自己也吃維他命丸，那有興趣來維持祖業？

周：好在趙爺看得化！

何：（笑了笑）世事如棋，我們還是到那邊棋壇去消磨一兩個鐘頭吧。

（趙先覺、何民聰、周維德正打算向舞台後面進去，恰巧一對青年男女自舞台左後上，迎面向他們走來。男的是唐達偉，柏克萊大學四年級生，個性內向，身材稍瘦長，眼神深沉，使人難捉摸他的內心。女的是朱莎莉，唐達偉的女友，他們同校而不同系，活潑直率，身材屬嬌小型。她為了寫一篇有關美國華人情況的畢業論文，到花園角來搜集資料，錄音訪問，唐達偉是陪著她來的。朱莎莉當下攔住了趙、何、周三人，堆了一臉笑容提出請求。）

朱莎莉：（以下簡稱朱）三位叔伯，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訪問訪問？

何：（疑惑地）我們有什麼值得訪問的？

周：是啊，我們又不是僑領，實在無可奉告。

趙：小姐，你還是說清楚一點吧，你訪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朱：（聳聳肩，問唐）DAVID，給我說說。

唐達偉：（以下簡稱唐）（勉強陪上一絲笑容）是這樣的，我們兩人都是對面海柏克萊大學的學生，她叫朱莎莉，為了寫一篇有關美國華人情況的畢業論文，特別到花園角來訪問幾位老前輩，找點口述資料。

朱：（接上）所以帶了錄音機來訪問，希望你們能給我幫個忙！（打開錄音機。）

何：我相信我可免了。我是一個行船的，退休後來大埠居住，前後才六年，家人還在中國大陸，單身在美國，就這麼樣三言兩語，便可把我自己交待了。

朱：（向趙）這位伯伯，您是……

趙：我叫趙先覺。

朱：就叫趙先生吧，請問您在美國住了多久？

趙：四十多年了。

朱：做生意還是打工？

趙：以前開藥材店，現在賣一種中國祖傳成藥。

朱：我知道在美國的華僑，都曾艱苦奮鬥過來。趙先生可以說說您的經歷嗎？

趙：我僥倖父親那一代積得幾個錢，又有樓業收租，生活還過得去，沒有怎樣艱苦奮鬥過，你要找華僑經歷，（向周）不如問問這位周先生，他在美國有幾十年，什麼職業都幹過，他於一九三〇年來金山……

朱：對，一九三〇年是美國發生經濟恐慌時期，我正想了解一下我們華人當日的處境，您是周老伯？

周：周維德。

朱：多大年紀了？

周：七十二歲。

朱：看樣子有點不像，我還以為您才過六十呢！

（趙先覺把周維德安排給朱莎莉，便和何民聰到棋壇下棋去。）

趙：（對周）周公，我和「棋王」先走一步，等會兒你訪問完了到棋壇來找我們吧，今天的午餐我請。

（趙先覺、何民聰自舞台後右邊下。）

（唐達偉雖在場，但并不太關心朱莎莉訪問的進行。他自己遊目四顧，似乎另有心事。）

朱：周老伯一九三〇年來美，當時找到工作嗎？

周：新鄉里又不懂英文，哪有什麼工作做。我一上埠，便聽人家說，老華僑也要返唐山「吃穀種」了，新鄉里還有什麼機會？

朱：（翻閱筆記簿，向唐）DAVID，三〇年代一連好幾年，華人在美國的人口是不是減少了？我好像還沒有這些資料。

唐：（冷不防朱向他說話，只得漫應一聲）哦？……

周：那時華人會館和宗族公所都肯出錢買船票幫助老僑返唐山。

朱：你初來美國又沒有工作，生活不是成問題嗎？

周：我食住都在我們同姓兄弟的「房口」（註七），生活暫時不成問題。不過我記得那時華埠也沒有失業之人救濟站，早晚有免費餐供應，還沒有失業華人棲留所，免費收容無家可歸的華人。

朱：你失業多久才找到工作？

周：正式工作找不到，散工則時有時無。我到過果園去摘果，每小時人工二角五分，也曾在街頭賣過蘋果，我記得一箱蘋果來價二元半，有七八十個，每個賣五仙，一天賣光一箱，剛好賺得一塊錢左右。

朱：周老伯的記性真好！

周：我們老人家對過去的事往往記得很清楚，反而對近來的事倒有些糊塗呢。

朱：您到美國來的時候有沒有結婚？

周：娶過老婆了。

朱：太太有沒有來美國？

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才有機會返唐山把老婆帶來美國。

朱：那也隔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了？

周：（笑笑）剛好十八年，唐山婆像王寶釧一樣，獨守寒窯十八年。

朱：（向唐）DAVID，王寶釧是誰？

唐：（稍把注意力集中回來）王寶釧是中國民間故事的一個女人，她的丈夫薛平貴出征十八年才回家會面。

朱：好，等會兒你再把整個故事告訴我吧。

（回頭繼續訪問）

朱：現在可以談談你的經歷了。

周：我什麼工作都做過，比方說，「駛戰艦」啦……

朱：你曾當過海軍？

（唐達偉聽了也楞了一楞。）

周：我是說做洗衣館的工作。華僑拿了熨斗熨衣，說是「駛戰艦」。

朱：原來是這樣的。

周：還有「揸鑊鏟」，這個你們會明白了吧？

唐：（插白）是不是在餐館裏做廚？

周：對，做廚我也做過好幾年，後來到一家豆腐店去幫工，學識了磨豆腐、發芽菜，做了四五年，便自己出來創

業。

朱：你自己開了豆腐店？

周：對，那是我把老婆接來美國以後的事。豆腐店開了二三十年，老婆死了以後才歇業。

朱：是兒女不肯接過來做嗎？

周：我只有一个兒子，他是一個電機工程博士。

朱：那恭喜了，他和你同住嗎？

周：才不呢！他娶了個洋老婆，到紐約去工作，哪會把我帶去！這倒不像是我娶了一門媳婦，而是嫁出了一個兒

子。

唐：（插白）我們生活在美國，該接受美式的現實。

朱：（對唐）周老伯的說法，我認為沒有什麼不對。（制止唐說下去）我們是來訪問的，不是在評論。（向周）

那你一個人住，是不是很寂寞？

周：我該怎樣說呢？（抓抓頭）到花園角來的人，大多是寂寞的，不過我有幾個談得來的朋友常在這裏聚會，倒

也容易打發日子。

（醉貓福這時忽然從舞台左前翼幕進場。他左手拿了一個飯盒，右手捧著一杯咖啡，見了周維德，但見不到

趙先覺和何民聰。）

福：（向周）周公，趙爺到哪裏去了？

周：和「棋王」下棋去，你找他幹什麼？

福：我買了「外賣」飯盒，要來這裏吃給他看，證明他給我的錢沒有拿去買酒。

（醉貓福在空著的長椅子坐下來，打開飯盒在吃。）

朱：（繼續對周的談話）周老伯是不是也趕著去下棋？我相信再給我幾分鐘時間，便可以結束我們的訪問了。請

問周老伯初來美國時，有沒有被關進天使島的移民拘留木屋？

周：有啊，不過時間很短，兩個星期便上埠了。

福：（忽然插嘴）周公你夠幸運，我在天使島木屋被關了足足十四個月，幾乘做了「監躉」（註八）。

周：好啊，朱小姐，你現在可找到適當的人，問問天使島木屋的情形了。

朱：（向福）如果這位伯伯肯幫忙，談談天使島木屋新移民被拘禁的往事也好。

周：（賣個人情，對福）這位小姐要寫畢業論文，向你找點口述資料，這個忙是應該幫的！

福：（嬉皮笑臉）周公有命，不敢不從。

周：（輕鬆地）那我也可下棋去了。（起身走。）

朱：謝謝周老伯的時間。

（周維德自舞台右後翼幕下。）

（朱莎莉把錄音機檢查一下，看看錄音帶還有多少）

朱：（向醉貓福笑了笑）伯伯您是……

福：（繼續吃飯，啞著嘴）醉貓福。

朱：報個真實的姓名好嗎？這樣可使我的材料實際一點。

福：（稍正經）李福祐，福是天使賜福的福，祐是上帝保佑的祐。我的老頭子給我改錯了名，使我吃了不少的苦

頭！

唐：（對醉貓福的話，引起好奇）既有福份，又有上帝保佑，這不是很好嗎？

福：名字上是有，實際卻沒有，要不是我會在家裏享福，不會留落在花園角了。

朱：您說曾被移民局拘留在天使島十四個月，究竟為了什麼？

福：還不是為了我的名字！

唐：難道你假冒別人的名字入境嗎？

福：我一出世便用這個名字了。

朱：事情是怎麼樣的，請您說說！

福：（把飯盒放下來，用衫袖揩揩嘴巴，喝了一口咖啡。）那年我一到美國，便被送進天使島的移民站，在木屋拘留所困了兩個星期才開始審問口供。審員第一句話便問我的名字，我答「福祐」，才出口便惹了禍。

朱：您沒有答錯嘛！

福：當時審員一聽，立刻臉色大變，叫我再說一遍，我怕他以為我答得含糊，便提高嗓門，清清楚楚的答：「福祐」。他說我用粗話罵人，我還是莫名其妙，譯員給我傳話，告訴我 FUCK YOU 是英文一句髒話。

（唐達偉和朱莎莉當時爆出了笑聲。）

福：我答辯「福祐」確是我的真名。審員繼續問我有沒有兄弟？我答有個弟弟在唐山，他問叫什麼名字，我也照實說了。

唐：又是「福」什麼吧？

福：我說我的弟弟叫「福謙」。審員一聽，比前更火，他說我罵完一個又一箇，這使我更糊塗了。譯員又給我傳話，告訴我 FUCK HIM 也是一句髒話。總之福字在中國是福，在美國是禍。（註九）

朱：（關注地）審問口供還有沒有繼續下去？

福：審員動了怒，便處處跟我為難，審問口供都是不擬常理，比如他問我的祖母是不是繫腳的？繫腳帶有多長？又問我祖父抽不抽鴉片烟，家裏有沒有鴉片烟床？結果說我口供不符，不讓我入境。後來我的叔父請律師替我上訴，等了十四個月才能上埠。

朱：（轉轉話題）您拘留在木屋的生活情況可以談談嗎？

福：一句話，過的是囚犯般的生活，睡在三層的「晾架床」上；伙食每人每餐只幾分錢，頭髮長了自己理，我倒學會了剪髮。一座木屋擠滿了一二百人，悶了有人在木牆上刻詩，看不開的會發神經，自殺！

朱：聽說天使島的移民站還對中國人施行驗勾蟲、驗肝蟲等，健康不合格的也不能入境，對嗎？

福：驗勾蟲、肝蟲是我來美國以前的事了，我那時只有脫光衣服檢驗身體。

朱：你上埠以後的經歷又怎樣？

（醉貓福繼續吃飯，似乎酒癮又發作了。）

福：以後在美國的經歷，是一篇糊塗賬，不談了。我答應周公說的也只是天使島的事情。

（朱莎莉知道不能勉強，也只得到此為止，結束訪問。）

朱：（向福道謝）THANK YOU！（看看錄音帶剩下無多，（對唐）噢，這條TAPE也差不多用完了，DAVID，帶我去買條新的吧！）

（唐達偉點點頭，兩人自舞台右前翼幕下。）

（醉貓福把飯盒剩餘的東西吃完，又飲過咖啡，把嘴一抹，將手上的空盒紙杯紙巾等拿到垃圾桶去拋掉，然後再回到長椅上坐下來，從內袋掏出一小瓶威士忌酒，看看大約還剩下三分之一，接著一口氣把它喝光。伸伸懶腰，躺在長椅上又要睡了。）

（一名青年志願播道人，從舞台左前翼幕上，他捧著一本打開的聖經，一邊進場一邊在唸。跟著他的是「袋人」，他好像全神貫注地在聽道理，亦步亦趨，但默不作聲。）

播道人：（以下簡稱播）「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他目不斜視，繼續捧著聖經，提高聲調。）

播：「信者得救！」（稍頓）「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只要相信耶穌的救贖，人的罪就蒙赦免！」

（播道人行至舞台中央稍為偏右的地方，這時耳聲婆從舞台後邊出現，慢慢向垃圾桶行過來。播道人繼續播他的福音。）

播：主耶穌說：「來吧，所有勞苦背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我要使你們得到安息。」

（耳聲婆又在翻垃圾桶，把醉貓福那個空飯盒翻出來瞧瞧，裏面沒有什麼便丟了。之後又踱向舞台左前翼幕下。）

播：（在舞台前兜圈子唸經，行近醉貓福睡著的長椅時，特別提高聲調）主耶穌說：「狐狸洞，飛鳥有巢，可是人子連枕頭的地方也沒有。」（稍頓）主耶穌教訓我們：「不要向欺負你的人報復，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臉，你連左臉也給他打。」（向舞台後慢慢地行進去。）「有人向你要東西，就給他；有人向你借些什麼，就借給他。」

（播道人最後唸的經文，是在行到舞台後面漸漸入場時唸的，即使觀眾聽不清楚也無所謂。「袋人」一直跟著他下。）

（燈光漸暗，幕下。）

2

幕開，是下午一時左右。花園角的陽光是消失了，一方面因為烏雲密佈，天暗了下來；另一方面四周的大廈林立，即使偶爾有點陽光漏下，也被高聳的建築物擋住了。

舞台上面對觀眾的一條長椅子上，坐著梁姆和廖婆。廖婆雖然白髮滿頭，但仍身壯力健。他的兒子在市郊居住，週末會接她去看看兒孫和媳婦。這時，她便在花園角等候她的兒子，身旁放著一個手挽的塑膠袋，算是簡便的行李。

梁姆是另有約會到花園角來的，她常利用這個客廳展開交際，特別是幹她那「摩登媒婆」的作業。她們兩人不約而同，湊巧地碰在一起的。

廖婆從塑膠袋取出一件絨線帽子戴上。

廖婆：（以下簡稱廖）返風了，上午還是好好的天時，現在却烏雲滿天。（向梁）你看會不會下雨？

梁姆：（以下簡稱梁）（望望天）大埠的天時，說變就變，有誰擔保它不下雨，我背脊的風濕又來了，相信會有雨下。

廖：我沒帶雨傘，還好我的兒子把車停在花園角地底車場，他去買點東西便回來取車，帶我出埠，大概一下子不會有雨下吧。

梁：你好福氣，有個好兒子，但你為什麼不跟兒孫同住納納福，反而自己一個人屈在唐人埠房仔，餐餐捱鹹菜腐乳。

廖：這樣不好嗎？我住在埠外有誰跟我打麻將？那裏又沒有唐餐吃，我不懂英文，也不識字，媳婦是個土生女，不懂唐語，兩個孫兒只講英文，兒子忙著做工，早出晚歸，我住在他家裏等於又聾又啞，沒有人跟我談話，比坐監還辛苦呢！

梁：（同情地）這也是實情。

廖：他家裏有游泳池，我行也不敢行近，怕掉進池裏去。他家養了隻大狼狗，樣子很凶，我怕牠眼瞪瞪的釘住我。他家厚厚的地氈像彈簧，走在上面感覺是怪怪的，總之不慣，住下來怎會納福？

梁：（笑謔）正式大鄉里！

廖：我本來是鄉下人嗎！（稍頓了一頓）還有他們的廚房全部電器化，我不懂得開，做菜幫不上忙，連洗碗都用機器，媳婦煮的是西餐，吃牛扒我的牙力不夠，吃雪糕又嫌寒涼，總之不合心啦！

梁：那麼跟兩個孫兒玩玩應該是很開心了吧？

廖：（抿抿嘴）哼！開心的是他們，不是我。

梁：這話怎講？

廖：他們兩個「馬騮精」（註十）說什麼都玩過了，要婆婆除下副假牙給他們玩玩，你能給嗎？

（梁姆忍不住笑了起來）

廖：我從唐人埠帶了些糖果給他們吃，他們不要。

梁：為什麼？

廖：說婆婆的袋子不乾淨。（略停）你想抱抱他們親個嘴，他們嫌我口臭，遠遠避開！

（梁姆續笑。）

廖：其實他們不知道，他們爸爸小時候，牙齒未長齊，還是我先把飯菜嚼爛才餵給他吃，現在還不是做了市政府的衛生幫辦？而且還是一個什麼營養學碩士呢。

梁：（調侃地）全靠你的口水好營養咯！

廖：（笑笑）難道會假的嗎？

（這時多口孀——呂太太在舞台左角出現，但在她還沒有進場之前，梁姆便發覺了。）

梁：（指著舞台左角）噢！多口孀呂太太來啦，我們又有新聞聽了。

廖：是你約她來嗎？

梁：（搖搖頭）不！

（多口孀上，逕向梁姆、廖婆走過來。）

多口孀：（以下簡稱多）廖婆，我正要找你。好，梁姆也在這裏，我想請你們幫個忙，大家撈點油水。

梁、廖：（幾乎同時）有油水撈？

多：事情是這樣的。（略頓）明天士德頓街金威雜貨店開張，叫我帶十個八個孀姆去捧場，在那裏扮作顧客，一面看貨，一面評價，自然你一言我一語地讚貨真價實……

梁：（搶白）這即是叫我們去做「生意媒」？

多：不錯，正是這個意思。老板娘說，不一定一齊入去，可分批進去，演戲也要演得像樣一點，不僅在店裏做工

夫，還要在店外宣傳。

梁：那不是很費時間？

多：反正大家有空嘛！

梁：你說店外宣傳，又是怎麼一回事？

多：（解釋）老板娘說，我們可分批站在華埠幾個繁盛的街角，彼此作閑談狀，一個說金威的瓜菜最新鮮，是直接由菜園運來的；一個說金威的乾貨最平，冬菇每磅平過別家一塊錢，蝦米隻隻鮮明，價錢也平過別家。

梁：照你那麼樣說，演戲要演得像樣一點，是不是要叫齊擔任工作的孀姆練習一番？

多：梁姆好口才，要訓練各人講話就靠你了。老板娘說，現在生意難做，雜貨店競爭大，開一間收一間，要撐得住非出術不可。她認為「口碑」最有效，口頭宣傳好過在報紙登廣告。

梁：（想起了）你說過有油水撈，金威老板娘怎樣酬報我們？

多：她答應每人封十塊錢紅包，晚上收市，還可取些略為過時的生果瓜菜或有水漬賣不出去的乾貨。梁姆擔任訓練孀姆講話，我會叫她多給一封紅包的。

（廖婆一直注視著對面電梯上落的乘客，因為他的兒子說過是在電梯前會他的。這時他聽到多口孀提及紅包

的事情，立刻插進一句話。）

廖：可惜我的兒子接我出埠，這次油水是撈不到了。

多：你立刻出埠？明天回不回來？

廖：要回來也晚上才回來，後天可有空。

多：那也好，後天有空一樣可以去做做生意，不過紅包是拿不到了。金盛老板娘很懂得做人，免費送你一點東西是可以的，我會先給你關照一聲。

（廖婆望見她的兒子行到電梯前了，馬上站起來，用手指著舞台前方。）

廖：我的兒子來了，他已站在升降機前等我，我得立刻過去！

（廖婆拿起手提塑膠袋，自舞台左前翼幕下。）

多：廖婆明天不在，我得另找別人。

梁：叫我們打麻將的牌友「越南婆」吧！

多：也好，你給我通知她好嗎？

（梁母點點頭。）

（跛袁從舞台前翼幕上。他仍拎著手提錄音機，一樣唱著「客途秋恨」，梁母見了他，站起來。）

梁：（向跛袁）袁叔，你在花園角四圍走動，有沒有見到周維德？

跛袁：（以下簡稱袁）（站起來）周公嘛？今朝早曾在這裏見過他們「三劍客」，他和趙爺、棋王在一起，現在

却還沒有看到他們的踪跡。

（跛袁說完，慢吞吞的向舞台後左翼幕一拐一拐的踱進去。）

多：（好奇地）又替周維德做媒吧？

梁：做件好事嘛，周維德的老婆生前和我有點交情，這個老傢伙有意續絃，便給他留意物色一個合適的。我約了他今午在這裏見面，他却到現在還沒有來。

多：我記得前年你曾介紹一個香港女遊客給他，後來怎麼沒有了結果？

梁：他們交往了兩個多月，我以為為媒人錢賺定了，結果還是枉費心機！

多：是男的不要女的，還是女的不要男的？

梁：說來話長，（略頓）或者是年齡相隔太遠吧，女的才五十出頭，男的已七十多歲了。其實當初我也向女方說

過，女方認為沒有問題的。

多：結果問題出在哪裏？我看周老頭雖然七十多歲，但身體硬朗，如果他瞞著實際的年齡，說是六十多歲也有人

相信的。

相信的。

梁：後來打聽，問題便出在周老頭身體太棒了，那個香港來的女人和他交往了一段時間，知道他吃得、睡得，醫生檢查說他身體健康，一點毛病也沒有。那個女人有次無意中向我透露了一句話：「將來我死了他還沒有死呢！」你猜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多口嬌搖搖頭。）

梁：一般男人娶了個有錢的寡婦，大家說他「淘古老井」，如果一個女人嫁了一個有錢的老頭子，又該怎麼樣說？（一頓）應該說是「開金礦」吧。這個香港來的女人來美國遊歷的目的，便是掘金，最好嫁個孱弱老頭，結婚後三兩年死掉，接受一大筆遺產。可惜周老頭身體太棒，還有一二十年壽命也說不定，她等得不耐煩，只得另尋目標去掘金了。

多：（笑了笑）原來有這麼古怪的內幕，真是百歲不死都有新聞聽！（轉口風）你現在給周老頭做媒，又是怎樣的人物？

梁：這次成功的希望會高一點兒，因為有人要嫁阿媽，還貼上陪嫁費一萬元，女方對男方有嫁的誠意，事情便易辦多了。

多：（驚訝）什麼？嫁阿媽？又是千古奇聞！

梁：（解說地）事情是這樣的，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婆，死了老伴，生活寂寞，兒子在美國土生土長，近年發了財，娶了個洋媳婦，情況和周老頭差不多，因為無法照顧老母，又不願老母寂寞孤獨，便想起不如給老母找個適當的對象，讓兩個老人家雙雙過活，老母有個歸宿，做兒子的也莫盡了一份心事，送一萬塊錢陪嫁當禮物。

多：我覺得這種想法有點怪，做阿媽的也能接受嗎？

梁：難得的是做阿媽的也想通了，人家美國總統也有再婚的，問題是一定要找個忠厚可靠的對象，如果嫁給一個貪圖一萬元陪嫁費的糟老頭會造成相反的效果，還會給人笑話呢！

多：這樣說來，周老頭老實，又有一手錢，並不貪圖她的陪嫁費，這頭婚事，真的會有希望，不知那位阿媽的人品怎樣？

梁：我見過，她也生得富富泰泰，好笑容，配周老頭算是登對的，只是周老頭經過香港女人那一次打擊以後，好像死了心似的，再也提不起勁談續絃的事。今天約了他來花園角見面，到現在還不來，顯然是沒有興趣了。（志願播道人再從舞台右前翼幕出來，仍然和以前一樣捧著一本打開了的聖經，一邊進場一邊在唸。「袋人」還是跟著他。）

梁：（對多）講耶穌的又來了，我還是到後面的棋壇去看看，周老頭或者在哪裏下棋。
多：我也走了，還得多約幾個嬌姆明天去做生意媒，同時我還要找耳聾婆，是金盛老板娘指定要她去的。

(梁姆自舞台右後翼幕下。多口嬌則自舞台左中翼幕消失。)

播：(唸聖經)主耶穌對他的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有錢人要進天國是很難的，我再告訴你們，有錢人要進上帝的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

(播道人行到舞台中央，提高聲調，舉起右手在呼叫。)

播：「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稍停了停)「敬仰上帝，信——者——得——救！」

(接著，再雙手捧著聖經在舞台中央步行兜圈子。)

播：耶穌對他的門徒說：「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是上帝的子民，現在飢餓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要得到飽足，現在哭泣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歡笑。」

(「袋人」本來跟著播道人後面亦步亦趨，這時不跟了，獨自一人坐在斜放的長椅子上，雙眼迷惘地望著播道人。)

播：(繼續播福音)「但是現在富有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已經享夠了安樂。現在飽足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飢餓。現在歡笑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要哀慟哭泣。」

(播道人緩步向舞台後面行去，「袋人」站起來跟著，兩人在後面左翼幕下。)

(和播道人下場的同時，趙先覺、何民聰迎著他面從舞台後右翼幕上。他們對播道人和「袋人」的行動漠不關注，大概是見慣了吧。)

趙：棋王，你看梁姆細聲陰氣的纏著周公，把他拖到兒童遊樂場去密商，你猜是什麼事？

何：梁姆做媒，人所共知，相信又給周公介紹一個女人吧。

趙：這是第幾次了？

何：(慨嘆)周公為人老實，是一個典型的「金山伯」，就是為了續絃的事，曾惹過不少麻煩。

趙：他曾告訴我，有次返中國大陸旅遊，順便回家鄉一行，親戚走齊，為了要找條金山路，出洋來美國，好幾個親戚都介端自己的女兒給他「填房」(註十一)，嚇得他立刻飛返美國。

何：那次他倒沒有怎樣吃大虧，最多不過送幾封紅包出去便了。但前年給那個香港來的女人弄得他「人財兩失」才慘呢！

趙：那次也是梁姆做的媒！

何：可不是嗎？周公和我還算談得攏，他孤家寡人，有苦無處訴，有時倒和我嘆嘆世情。(頓了一頓)那次梁姆做媒，說那個香港寡婦來美旅遊，想物色一頭男人，他們相睇那一天，梁姆還約了我和你去陪客，可是你

沒有來。

趙：(解釋)噢，我記起了，那天我的兒子畢業，我們一家人都去參加他的畢業典禮。

何：那個女人略有姿色，好像曾讀過幾年來，談吐頗有分寸，年紀大約五十多歲。梁姆早已向周公透露過，這個女人不嫌他老，因為她有所求……

趙：（插話）相信又是為了改變移民身份之類吧！

何：對，梁姆說她的旅遊簽證快要到期，要找個美國公民結婚不再遞香港了。後來和周公熟絡一點，還坦白告訴他，她自己是個寡婦，無兒無女，但却有一個弟弟和老媽媽，希望將來有了身份入籍，接母親和弟弟一家來美團聚，周公動了同情之心。

趙：（點點頭）老好人！

何：你是了解周公的，這人很無所謂，一旦遇上了一個會耍手腕又懂得貴弄風情的婦人，還不容易迷上？他帶她去拉士維加斯玩過，贏了千多塊錢，說是她帶來的運氣，便把贏來的錢，全買了珠寶首飾送給她。

趙：（笑了笑）我看周婆在生前也不會接受過周公什麼禮物的。

何：這也難怪，他們幾年過著平凡平淡的生活，只知工作，不會享樂，老夫老妻，更談不上什麼生活情趣。但他遇上了那個香港婦人情形便不同了，她懂得逢迎，懂得怎樣去討人歡心。他像獲得一份遲來的愛情似的，生命突然光彩起來，所以她提出的什麼要求都答應了。

趙：包括婚姻在內，哦？

何：當然啦，可是在婚姻還沒有達成之前，那婦人忽然說她的老媽媽在香港病重，需要幾千塊錢寄回去入醫院施手術。周公認為這位未來外母有病，怎能袖手旁觀，見死不救？便毫不考慮地交給她五千塊錢。

趙：錢到手便跑掉了。

何：（呼了一口氣）那還用說，這次周公「人財兩失」，他真的失意過一個時期。（停了停）像他這樣的遭遇，我們在金山聽得多了，偏偏還常有人上當。

趙：簡直是老千手段！周公現在可學乖了吧？這次梁姆又纏著他介紹新對象，他得提高警覺了。

何：等會兒我們問問他，做朋友，這趙別讓他再吃虧了。

（跛袁從舞台後左翼幕上，他仍拎著手提錄音機，但却沒有唱曲。當他一拐一拐的行近趙、何兩人時，趙、何都望著他。）

趙：（有點奇怪地）怎麼「華埠之聲」沒有了聲響？

何：大概是乾電池沒電了。

（跛袁似乎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袁：（向趙、何兩人）「棋王」心水清，料事如神，果然是乾電池用光，現在得去換個新的。（見周維德不在）咦？「三劍客」只剩兩個，剛才梁姆在找周公，大約是給她纏去了。

何：「華埠之聲」不播唱歌曲，該講講新聞吧。你是華埠的「量地官」（註十二），大街小巷走遍，見聞必多，近來有什麼趣事？

袁：（輕咳一聲）啞仔開聲說話的事你們知道了吧？

（趙、何互相望了一眼，搖頭表示不知道。）

袁：你們是認識他的。

何：你是說常在花園角向人討錢去飲咖啡的啞仔李嗎？

袁：就是他！

趙：（想了想）說起來，這兩三個星期不見他到花園角來了。

袁：前天我在華威頓街角碰到他，（稍為誇張）見他衣着光鮮，理了個新髮型，還衝著我叫了聲「跛袁」，我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他是啞仔李！

何：（訝異）啞仔開聲，他的口齒不清楚？

袁：為什麼不清楚？他根本不是一個啞子，我問他為什麼忽然講起話來，你知道他怎樣說？

（趙、何兩人期待著答案。）

袁：他說「無錢無話講，有錢口爽爽」過去向人要錢難開口，索性裝啞。上個月到雷諾賭城去買白鴿票，給他中了二萬五千元，有錢便有話講了。

何：他裝啞也裝得很像呢！

袁：這個人還有點江湖氣，那天請我在芝蘭店飲咖啡，還叫我籌辦一個餐會，開個名單，定個日期，他要請花園角一班朋友吃頓飯，說是報答過去大家對他的照顧，特別是你們「三劍客」，一定要在這名單之內，還有醉貓福，他也指定要請的。

何：（一笑）那我們是正式吃「開口飯」了。

（大家都跟著笑了起來）

袁：好，講過新聞，我現在得趕著去配新電池了，再見！

（跛袁由舞台前右翼幕下。）

趙：（感慨地）花園角各式人等，儘管有的是窮困，老弱、殘廢、神經不正常，但壞人畢竟不多，可惜他們大多被看作社會廢物。我們組織花園角群眾聯誼會，希望能發生一些作用，獲得政府或我們華人社會的關懷。

何：花園角群眾，問題多多，聯誼會的組織是急需的。同時我還有一個感覺，這裏所有的紀念碑，都是對白人歌功頌德。我們華人先僑，在美國築路、開礦、耕農、務漁，對美國貢獻不小，應該在花園角塑個銅像或立個碑來表揚。

趙：我也曾有過和你一樣的想法，將來由我們的聯誼會推動，相信會成功的。需要錢，我可以捐點出來，周公也會贊助，相信會成功的。需要錢，我可以捐點出來，周公也會贊助。主要是先擬好計畫，坐言起行，要立刻着手去做。棋王，趁今天下午有空，到棋壇去找張桌子，兩人坐下來商量，由你執筆，草擬聯誼會的組織章程和工作計畫。

何：（點點頭）好的，我們去吧！

（趙先覺和何民聰向舞台後右翼幕下。）

（在趙、何兩人還沒有在舞台消失之前，兩個十一二歲的小童簇擁著「白攬王」由台前右翼幕上。「白攬王」原名王鶴鳴，是一位過氣的粵劇伶人，太平洋戰爭前來美，就是因為戰爭斷絕交通留落美國，轉行開小餐館，頗積蓄幾個錢。其為人如名，凡華僑社會有什麼活動，他都參加，爭出風頭。年華老去，腦筋有點糊塗，但却常常懷念自以為風光過的日子。他所穿的西裝，別滿了證章，還有一條條紅絲帶，上面寫著他過去擔任過的職銜。因為在花園角愛唱「白攬」（註十三），大家稱他做「白攬王」，這個「王」字有兩個意義，一是他原本姓王；二是「大王」之王，對於好名的他，人家稱他為王，還不喜出望外！其時簇擁著他的兩個兒童，早已串同演戲似的在他出場時高呼「白攬王駕到！」「白攬王」行至舞台前做了一個姿勢亮相，表示他昔日演戲的功架猶在。）

白攬王：（以下簡稱王）本大王今日賭場勝利，打麻將連吃三場滿胡，跟班者當有賞賜。來，一人拿一塊錢去買糖果。

（兩童上前領賞，每人接下一塊錢。）

兩童：（齊聲）謝大王！

王：本大王今日心情爽快，你們要不要聽一段打麻將的「白攬」？

兩童：（齊聲）好哇，好哇！

王：（清清喉嚨，擊掌作拍子，唱）南對北，西對東，碰出對摩通，開門對執位，發財對紅中，番牌配萬子，九索對三筒。靚女應吼白板仔，老娘偏愛豆皮癢。截糊最有癮，搶槓有陰功。牙痕痕，面懵懵。時來兼運到，吃出一條龍。（註十四）

兩童：（齊聲）好啊！好啊！

王：（得意地）捧場喝采者有賞，來，每人一塊錢，拿去！

（兩童齊上前領款。）

兩童：（退，齊聲）謝大王！

（兩童得款，目的已達，一哄而散，奔向舞台後左邊下。白攬王繼續耍了幾招舞台功架。）

（唐達仁和朱莎莉這時從左前翼幕走出來，其實他們早已看到白攬王在這裏演功架，唱「白攬」，是有意走過來找點資料的。）

（朱莎莉向白攬王打招呼。）

朱：您這位老伯身手不凡，好功架，好功架！

（白攬王見人有讚賞，十分得意。）

王：這身功架，練了幾十年，有誰不知道花園角的白攬王，寶刀未老，唱得要得。喲，再給你要幾套看看。（繼續演功架）這是拉山膀，這是順風旗，這是虎提頭，這是風火輪，還有，呔！燕子翻身——

（在表演最後一個動作時，顯然身體失去平衡，站立不穩，唐達偉急行過去把他扶住。）

唐：坐下來歇歇吧！

王：（略喘氣）沒關係，（坐下）唐人埠的農曆新年大巡遊，行在前面耍扇子功的便是我。不信，這裏有張照片。（從西裝內袋抽出一張殘舊的照片來給朱莎莉看）別以為我老，巡遊我是走完全程的。

（朱看過照片還給他，笑了笑點頭，把錄音機拿出來。）

朱：（向王）老伯尊姓大名？我是柏克萊大學的學生，為了寫畢業論文，到花園角來找資料，請多多幫忙！

王：我叫王鶴鳴，但在花園角「白攬王」這個名字比較響亮。你是讀書人，很好，我也是拿筆桿的，看我衫上的彩帶，（指給朱看）這不是寫著「僑聯誼會的書記」麼？

朱：請問您是幹什麼的？

王：（帶笑）我當過皇帝，做過丞相，文的曾是狀元；武的曾是大將。

（唐達偉顯然有點不耐煩，他察言觀色，又看到白攬王的奇怪裝束和動作，認為他神經一定有點問題，現在聽到他這些話，衝著朱莎莉用英語給她暗示。）

唐：NONSENSE！

（朱莎莉却認為他多事，白了他一眼。）

朱：（陪笑）王老伯的意思是過去當演員，做老倌？

王：（得意地）你真聰明，「王鶴鳴」三個字，早三四十年是響噹噹的。一九三九年金門博覽會開幕，我便在中國劇院擔任主要演員。後來雖然轉業餐館，有機會還是經常登台的。

朱：您是太平洋戰爭前來美國的，戰爭期間，華人在美國的情況怎樣？

王：有家歸不得啊！恨日本鬼子恨到入骨，我參加旅美華僑統一義捐救國會擔任募捐委員，嘿，八年抗戰，華僑共籌了幾千萬美金匯返祖國。有次舉行一碗飯運動，便籌得義款十萬美金。

朱：一碗飯運動是什麼性質的？

王：救濟祖國難胞囉，滙錢回去讓他們有一碗飯吃。那次我們舉行大巡遊，幾十人扛著一面大國旗，呼籲群眾，給中國難民捐一碗飯，中西人士紛紛把錢拋進大國旗上面去。（拍拍胸膛）那次站在國旗前面唱「白欖」的便是我！

朱：（讚一句）您真熱心！

王：看，我衿上還戴著救國總會的證章呢。

（朱莎莉認真地看了一眼，并對旁邊另一證章發生興趣。）

朱：（指著那個證章問）這個證章很特別，比一般證章大了許多，又是什麼團體的？

王：（驕傲地）這是我們救國總會製發的「我是中國人」證章，你知道嗎？因為一九四一年年尾，日本仔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事發生了，美國人恨透日本仔，常常在街上毆打黃種人，錯把中國人當日本仔，有這個證章便安全了。嘿，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光榮的！

（唐達偉又不耐煩起來了，衝口而出說了句英語。）

唐：BULLSHIT—。

（朱莎莉又瞟了他一眼，意在制止他發言。）

朱：你現在還戴上它幹什麼？

王：當個證據嗎？告訴你，我是在花園角行走的活歷史，袋裏有照片，身上有證章、職銜彩帶，有人說我「車大炮」（註十五），我便讓他們看證據。

朱：是不是常常有人跟你談過去的事情？

王：這個自然啦，所以我把所經歷的事情，連年份也背熟了。有時有些遊客要拍我的照片，我便擺好姿勢，要幾款功架，他們當我是中國的功夫師傅，我的照片曾在紐約時報發表過，這是發揚國粹嘛！

唐：（似乎忍無可忍）哼！（行開幾步，在垃圾桶前無聊地東望望，西望望。）

王：（發覺了唐達偉的反應，朝他睜了一眼）這位後生仔（註十六）一定是一個「土生」（註十七），聽不懂我的唐話，我是在講唐人在美國的歷史啊，聽聽對你也是有益處的。

（唐達偉對白欖王不再理會。）

朱：（緩和一下氣氛）我是喜歡聽的，還有什麼要談？

王：其實我身邊帶著的「史蹟」還只是我收藏的一部份。比方說，一九四五年聯合國在大埠成立開會，我便曾招待過中國代表來我的餐館吃過飯，他們都給我題字簽名留念，這些東西現在還掛在我的房間呢。

朱：（順口）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投降不也是一九四五年嗎？

王：對，是同一年，連日子我也記得，因為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八月十四日，一點也沒記錯。日本仔投降，華埠

大燒爆竹，不論中國人美國人，都在街頭飲酒狂歡，美國人抱著中國人，中國人抱著美國人。男的樓上女的，女的樓上男的，無禁無忌，大家開心極了。

朱：戰爭結束以後，你又做過什麼事？

王：（有點迷糊起來）我似乎沒有什麼歷史了。（稍頓）不過我這裏有一個名片，上面印有我曾經擔任過三十六個職銜，還有我的電話，可隨時和我聯絡。

（跛袁從舞台前左翼幕上。仍拎著手提錄音機，還是在唱「客途秋恨」。）

袁：（向王）白攬王，為什麼今早不見你來，我剛買了一條唱帶，是紅線女唱的「昭君出塞」好聽極了，你要聽跟我到那邊去。

王：（站起來）既有那麼多的唱帶可聽，為什麼你手提的錄音機，老是在唱「客途秋恨」？

袁：好聽嘛！白駒榮唱的「客途秋恨」沒有那一個唱得過他！所以這曲成為我的「招牌貨」。

王：要不要我過去給你們歌友客串一段「白攬」？

袁：（笑了笑）反正你捐助我們「歌友會」一筆咖啡金，大家樂得做你的聽眾。

王：（對朱莎莉）對不起，小姐，我得過去會我的歌迷了，要想再和我談話，可以打電話給我。

（白攬王和跛袁自舞台後左翼幕下。）

（朱莎莉收拾了錄音機，站起來，看到唐達偉一臉冷漠的神態，心裏有點不大高興。）

朱：DAVID，今天你總提不起勁來幫我的忙，好像你陪我來這裏找資料是在做著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

唐：（冷冷地）本來就是毫無意義嘛！

朱：（帶嗔）這是你說的，DAVID，那你為什麼要陪我來？

唐：像花園角這樣的地方，一個單身女人要向一些陌生的男人訪問，看在別人的眼裏，不當你是一個「做鴛的」才怪！

朱：（一愕）什麼是「做鴛的」？

唐：賣淫的女人囉，這裏是各色人種的妓女不分晝夜地在兜生意，你知道不知道？

朱：你的意思是，你陪我來唯一的責任是保護我？

唐：可以這樣說，最低限度，一男一女在這裏留連半天，人家會當是一對情侶，但一個單身女子堆著笑臉跟男人聊天，不是「做鴛的」是什麼？

朱：（稍停了一會）反正你是陪我來了，也不應冷眼旁觀，不僅幫不到我的忙，差點兒還會累事！

唐：是指我剛才對那位叫什麼「白攬王」的態度嗎？

朱：你怎能這樣無禮？

唐：我不過想提示你早些結束對他的訪問吧了。什麼「白攬王」，簡直發神經，滿口胡扯，你錄取這些資料有什麼用？

朱：就算是發神經，我也得研究這種人的心態，我是為寫畢業論文來找資料的，又不是來交搭朋友，要有選擇的條件。

（這時溫天財帶著兒子溫阿祥從舞台前右翼幕上，他仍捧著一本「古文評註」全神貫註地在唸，他唸一句，兒子也跟著唸一句，目不旁視地緩步走向舞台後右翼幕下。）

溫：夫天地者——

溫阿祥：（以下簡稱祥）夫天地者。（連步行的式樣也學著溫天財。）

溫：萬物之逆旅——

祥：萬物之逆旅。

溫：光陰者——

祥：光陰者。

溫：百代之過客——

祥：百代之過客。

溫：而浮生若夢——

祥：而浮生若夢。

溫：為歡幾何？

祥：為歡幾何？

（大約唸到這裏，溫天財兩父子便下場了。朱莎莉和唐達偉暫時停止談話，目送他們兩父子在舞台上消失。）

唐：看，花園角多的盡是這一類怪人怪物！

朱：也是值得研究囉！DAVID，這個人唸的是什麼詩詞？

唐：哪裏是詩詞，是李白的一篇文章「喜夜宴桃李園序」，我小孩子時代也曾唸過。

朱：怎樣說的？

唐：老古董，沒有什麼意思！

朱：給我說說嘛！

唐：（無奈地）它的意思是說，天地是一個大旅客，光陰是歷史的過客，人生像夢，能有多少歡樂？……………

朱：（很欣賞地插白）這不是很有意思嗎？為什麼你說沒有什麼意思？

唐：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便覺得沒有什麼意思。

朱：（輕唱一聲）唉，DAVID，你是從中國來的，懂得中文，可是你竟這麼看不起中國的文化。對華僑的背景你也比我熟，在我訪問搜集資料的時候，你該搭搭嘴的，為什麼你老是悶聲不響？

唐：我對過去的東西不感興趣。

朱：你知道我是學歷史的，研究的正是過去的東西。

唐：我只說我不感興趣，但我却尊重你的興趣。

朱：這不單是興趣的問題，而是需要的問題，我的畢業論文是研究僑美華人的意識形態，圖書館裏找不到的資料，要到這裏來搜集。

唐：我不是陪你來了嗎？

朱：（幽默地）我忽然發覺你的意識形態也是我的研究對象之一。

唐：（自我解嘲）因為我也屬僑美華人。

朱：不錯，而且你的心態相當特殊！

唐：（苦笑）不會是變態吧？

朱：還沒有研究過。（稍頓）現在美國各族裔都流行尋根工作，我到花園角來訪問搜集資料，對找尋我們中國人的根，總不會毫無意義吧！

唐：假如你找到的一條是枯爛的根，蟲啃的根呢？

朱：如果是我們原來的根，我們也得承認這種事實。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中國人在美國過去的歷史猶如枯爛的根，或者是蟲啃的根？

唐：也許我有這種感覺。

朱：真的那麼悲觀嗎？

唐：只是感覺吧了。你知道我是一個朝前著的人，我覺得中國太古老了，斷了根再植好過讓枯根發芽。我在研究太空科學，好像連活在地球都厭煩了。與其回看悲苦的過去，倒不如望向樂觀的未來。你回去聽聽你的訪問錄音，看今天你所搜集的資料，有多少不是灰色的、消沉的往事？

朱：（振著嘴，暫不表示意見）……

唐：花園角那麼多垃圾桶，真是一個大諷刺，這裏雖曾掛起過第一面美國國旗，有過英雄浪漫的故事，也有過荒唐無稽的故事，但都成為歷史的垃圾，坐在這裏的老人，還不是時代的渣滓。

朱：（容忍地聽下去）……

唐：向過去尋根，倒不如說是挖根。中國人在美國那些不愉快的歷史，讓它死掉算了，像一個瘡疤結了癩，為什麼

麼還再要把癩挖掉，讓它呈現血肉糊塗呢！

朱：（嚴肅地）DAVID，不要再說下去了，你不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你站在地球上討厭地球，你站在歷史軌道上却要打斷這條軌道。你研究太空科學，如果不求實際，便成為空虛的科學。沒有過去不會有現在，沒有現在更不會有未來，你要朝未來看是站在哪裏觀望的！

（唐達偉發覺朱莎莉有點怒意，再說下去會拌嘴。）

唐：（全開中心話題）我看還是去喝咖啡吧。週末應是輕鬆的日子，不要動太多的唇舌。走！

（唐達偉強拖著朱莎莉要從台前右翼幕下。耳聾婆其時恰自舞台左中翼幕出來，無意中發現了唐達偉和朱莎莉，她放下了荷著的一袋空罐子，急向唐達偉走過來。）

耳聾婆：（以下簡稱婆）偉仔，你怎麼會到這裏來？還帶了一個女朋友，嗯！

（唐達偉似乎會料到這樣的場面可能發生，他知道他的老祖母常在花園角檢空罐子，所以他在陪朱莎莉訪問期間，一直都東張西望，看看他的老祖母有沒有出現。結果真的碰上了。）

唐：（并不理會耳聾婆，急拖著朱莎莉離開）你在這裏隨時會碰到神經不正常的人物！

朱：（回頭看看耳聾婆）她好像認識你。

（唐達偉再也沒有時間搭訕，以強制的手法，急拖著朱莎莉自舞台右前翼幕下。）

婆：（望著他們的背影，仍然大聲在叫）偉仔，我的乖孫，今晚我煲「四味湯」，你到我房間來飲吧！（當然對方沒有回響，即使有，耳聾婆也聽不到。她沒有發覺唐達偉嫌棄她而去，還以為他有了女朋友，不好意思見她呢。）

婆：（喃喃自語）後生仔，多吃煎炒油炸東西，不飲點湯清清臟火是不行的。

（耳聾婆拾回放在地下的塑膠袋，回到垃圾桶旁，伸手入桶翻檢垃圾，又掏出兩三個汽水空罐子。）

（多口孀自舞台前右翼幕上。見了耳聾婆，走近前去，拍拍她的肩背，湊近她的耳邊。）

多：（大聲）唐婆！

（耳聾婆回頭一看，挽起塑膠袋咧著嘴笑。）

婆：你要找我嗎？

多：（高聲）我上午來過，在花園角見不到你。

（耳聾婆指著她的左耳，向多口孀示意。）

婆：這隻耳朵聽得清楚一點。

（多口孀便湊到耳聾婆的左耳去。）

多：（高聲）金威雜貨店明天開張，老板娘黃太太叫我請你去捧捧場，因為她的老公黃先生以前是你們海記出身

的。

婆：（笑了笑）你是說黃阿壽的老婆嗎？算她有心了。金盛在哪裏開張？

多：（高聲）士德頓街。

婆：那我一定到。黃阿壽能夠開店做老板，全靠老婆能幹，黃太太做生意手段了得！

多：（忽然想起）我來花園角的時候，看到你追著一個後生仔講話，他是誰？

婆：我的乖孫仔嘛。（慈祥地）我叫他今晚來我房喝「四味湯」。

多：他挽著一個女孩子呢，快討孫媳婦了吧？

婆：我也八十歲人了，眼巴巴的盼望這個日子快點到來囉！你知道我唐家三代單傳，偉仔能早日成親，讓我多抱幾個曾孫，我才死得眼閉呢！

（多口嬌仰頭看看，覺得天色暗靄，有雨象。）

多：看來天快下雨了，你還不回家歇歇？

婆：（點點頭）是時候了，我得回房煲湯，遲了不夠火侯。

多：那我們走吧！

（多口嬌和耳聾婆自舞台左中翼幕下。與此同時，志願播道人捧著聖經緩步從舞台後右翼幕上，「袋人」隨後，但他行到舞台前靠近垃圾桶附近，望望天色，把手上拎著的五大袋東西放在地上。）

播：（上場時開始唸）「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不要為身體憂慮，穿什麼？著什麼？生命不勝於飲食麼？身體不勝於衣裳麼？你們看那些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

（唸到這裏，人行到舞台中央站下來。）

播：（繼續唸聖經）主耶穌說：「你若願意做個完全的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然後來，背著十字架跟隨我！」（略為停一停，然後提高聲調，鄭重地）「施——比——受——更——為——有——福！」

（天開始下雨，由疏至密。志願播道人望望天，揩去額頭的雨點，繼續再唸一節聖經。）

播：「天父使太陽照好人，也同樣照壞人；降雨給行善的，也給作惡的。」

（唸完這一節，即合上聖經，用手遮雨點，急從舞台右前翼幕下。）

（「袋人」站在雨中，張開雙手仰望天空。）

袋：雲從虎，風從雲，龍虎風雲際會，大雨落下來！

（他仰起頭，張開口。）

袋：天生天養，上帝給我甘霖。

（花園角的人開始「走雨」，演員做的都是抽象動作。首先是溫天財雙手蓋著頭從舞台右後翼幕走出，溫阿祥跟在他後面，學著他一摸，也用雙手蓋著頭。）

溫：快走，快走，到你媽媽哪兒去拿傘！

（溫天財兩父子急速地橫過舞台，由左前翼幕下。）

（「袋人」在雨中抹臉，雙手甩掉雨水，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從一紙袋裏抽出一把破傘來，但沒有把它撐開，高舉著雨傘。）

袋：（大聲喊）我有雨傘，阿誰要？

（白攬王用報紙蓋頭，從舞台左後翼幕走出來，跛袁跟在他後面，仍是一跛一跛的，但步行速度加快了。跛袁脫下他的外衣蒙著頭，並護蓋著他的手提錄音機，兩人橫過舞台，自右前翼幕下。）

（「袋人」仍在雨中舉傘高呼。）

袋：（一字一頓地）「施—比—受—更—為—有—福！」我有雨傘要送給人，阿誰要？

（趙先覺、何民聰也從舞台右後翼幕走出來了，兩人共用一塊將紙盒拆開的紙板蓋著頭，攬腰併肩，橫過舞台，從台前右翼幕下。）

（「袋人」聲聲不斷地舉傘高呼。這時舞台上只剩下他一個人。）

袋：我有雨傘，阿誰要？我有雨傘，阿誰要？我有雨傘，阿誰要？
（聲音漸緩漸弱。「袋人」高舉的手也慢慢垂下來。配合漸暗燈光至舞台全黑。幕下。）

註一：繭線佬——神經不正常的人。

註二：抓碼——廚工，協助廚師分配做菜材料。

註三：「差那民機會」——Chinaman Chance。

註四：喊線館——電話局。

註五：企枱——侍者。

註六：大埠——指舊金山。

註七：房口——華僑公共房。

註八：監躉——老囚犯。

註九：「謙」字廣東音為HIM。

註十：馬騮——糊猴。

註十一：填房——續絃太太。

註十二：量地官——無事逛街的閑人。

註十三：白攬——又叫「數白攬」，廣東俗曲，有點像北方的「數來寶」。

註十四：碰出、摩通、執位、截糊、搶槓都是搓麻將的口語。廣東話的「吼」是喜歡，「白板仔」是白淨男人，「豆皮癢」是麻子，「有」為無。

註十五：車大炮——撒謊。

註十六：後生仔——青年人。

註十七：土生——在美國出生的人。

後記

這是一齣戲，如果按照傳統的編劇方法，這齣戲可稱之為兩幕劇，或說是一幕兩場，但我不願意有那麼樣的分類。總之它是一齣戲，劇情進行時間是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演出時間約為兩小時。

這戲以舊金山中國城中心的一個小公園為背景，這個地方根本就是一個人生舞台，在這裏走動坐立的現實人物，都各有他們自己的故事，把這些故事加以編排便成劇情，而那些現實的人物走上舞台以後，便被稱為角色。

「花園角過客」每天數以千計，而這個戲的角色才二十多位，不過在場人物牽引不出場的「口中人物」還有很多，不僅溯及縱的歷史，還反映橫的現象和人際關係。

這個戲很難分出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好像每個角色都是重要的，只是看在觀眾眼裏他們都不太突出，這也許便是「群體戲」的特色。因而這個戲只有劇情的波動，而少高潮。在劇情發展方面，幾乎沒有單獨的主線進行，都是複式的多線進行。由人物帶動故事，在故事中拖出了一些人生問題。

這個戲裏面的所謂人生問題，作者并無意圖也無能為力去解決。劇中雖曾滲進一些宗教暗示，也只是告訴觀眾有這麼一回事而已，至於觀眾如何感受，讓他們自己去體會算了，如果認為是一種諷刺亦無不可。

同樣情形，以觀眾感受而言，這個戲製造不少笑料，你或者認為它是喜劇；但其中也有不少蒼涼的故事，人生的無奈，和小人物的唏噓，是不是又帶上了悲劇意味？這也惟有讓觀眾去體會了。

這裏還打算特別強調的一點，是作者雖然在劇本中提供了角色、情節、時間和場景，但仍願意給予演出者有更多的自由去發揮。導演可憑他自己的主意去演繹劇本，舞台設計亦毋須按照劇本的規範，因為這是小公園的一角，是四邊空的，可以不用考慮舞台的三度牆，這個戲以兩旁翼幕作為角色出入場所，是保守的方法，新的手法可利用燈光的投射，造成時空的特殊效果。

場景既是小公園的一角，也可考慮轉舞台為劇場，採用平面舞台的觀念，配合些現代手法，甚至觀眾也可當

作花園角的過客，走上舞台去坐在花園的空椅子上看角色表演，或者毫不關心地从舞台走過，在不影響戲劇進行的情況下，「即興創作」是可考慮的。

「花園角過客」呈現的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景象。「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在時光的隧道中，「過客」也不斷地改變。這是一齣沒有結局的戲，「過客」走過從前，走在現在；也走向未來，他們世世代代的走著，那能了結？

這是一齣富有地方色彩的戲，如能以粵語演出，會更生動傳神，可惜為了普及，採用國語對白，這可能削弱了言語上的特色不少。戲中角色，大多是廣東僑民，他們都是一些小人物，沒有幹出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欣賞這齣戲，能讓觀眾看到的，是我們華夏「龍種」，散播在異域的泥土上，究竟長出怎麼樣的花草來。